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鬼话连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鬼话连篇>>

13位ISBN编号：9787549505029

10位ISBN编号：7549505020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程章灿

页数：21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鬼话连篇>>

前言

鬼话连篇（代序）　　《鬼话连篇》是一组谈鬼的随笔，共36篇。
随笔又叫笔记，这就是一组读书笔记。
古人很喜欢写笔记，几乎无话不可谈：谈论诗的叫做诗话，谈论词的叫做词话，谈论赋的叫做赋话，谈论文的叫做文话，谈论四六的叫做四六话……照这个体例，谈论鬼的随笔，应该叫做“鬼话”。
笔记不好写。
《许彦周诗话》中说，诗话要能够“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话不多，要求可不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自知浅陋，不敢以这样的高标准要求自己的“鬼话”，只希望以笔代舌，如三五好友闲坐漫谈，与大家分享我读书中所体会到的种种趣味。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一个阴错阳差的机会，我集中读了一批鬼故事，过后觉得很有意思，就随手写了一些东西，就是后来发表在1999年《文史知识》上的5篇“鬼话”。
杂志编辑部一直希望我能贾其馀勇，继续为他们写下去，我也有这样的念头，还留心积累一些材料。
可是，俗务缠身，东打西敲，时间过去了好多年，这件事悬在心头，却一直没有做成。
2006年客居西雅图，有一年的读书空闲，遂整理旧稿，又重写了几篇，放在自己的博客上，都是未定草。
回国后诸事倥偬，屡次迁延，2008年底，终于下决心再作冯妇，这就有了2009年《文史知识》上的12篇连载。
好不容易撑持了一年下来，编辑很希望我再写下去，我却因他事困扰，不能一鼓作气。
虽然据她说，这些稿子“趣、奇、新、酷”，从第一篇开始，就有读者喜欢。
我却想，这兴许只是编辑的鼓励和部分读者的偏爱，当然，听到自己忙碌一年，终究有了一些回应，内心还是不无欣慰的。
相隔十年，分两次在《文史知识》上刊载了17篇文章，我想在此感谢《文史知识》，特别感谢胡友鸣先生和厚艳芬女士。
这些文章现已全部收入这册小书，但多少都有修订，有的篇章大幅改写，已经面目全非。
没有在《文史知识》上刊载过的，其草稿大多数曾在我的新浪博客上登过，收入这册小书时，同样作了很大修订。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赵运仕先生，在本书还只是一个概念的时候，他就热情约稿。
如果没有他，本书现在还是博客上的一堆乱“草”。
中国人喜欢说鬼，也喜欢听说鬼，无论缙绅士大夫，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鲜有不道听途说，耳濡目染的。
茶余饭后，瓜棚李架，民间多的是滋生鬼故事的土壤。
怪怪奇奇，口耳相传，老百姓借此打发平淡的日子，添加人生的情趣，宣泄郁抑的心灵。
“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中国的士大夫，向来号称以读书明理为旨归，自然也要禀承经典的训诲。
但事实上，对于鬼怪神仙世界，他们并没有减少兴趣。
好奇是人的天性。
当年苏东坡先生强人说鬼，无非也是对鬼故事中溢出的奇意妙趣情有独钟罢了。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态度是何等豁达。
如果少了鬼，乐观的东坡先生怕也要感到寂寞的。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关于鬼的故事，涉及鬼的闲谈，可以说汗牛充栋，既有来自民间的传闻，源于异域的怪谈，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文人记录传写，即景遣兴，或者是文士精心创作，别有寄托。
周作人说过，“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搜求，为的是可以了解

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
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吧”。
以周氏的博雅和闲适，“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搜求”，应该不是一句空话，至于我，则不敢存那样的奢望，只是同样“觉得那鬼是怪有趣的物事，舍不得不谈”，妄附前贤之骥尾，拿这个题目来说说。
早在1930年代，李金发就在《论语》杂志上发表《鬼话连篇》，那是鬼故事的系列连载，与我的用意不同。
不过，就字面上看，本书书名也是拾前贤之牙慧，略有改造而已。
　　鬼里边不仅有人情事理，也有人的想象力。
写鬼故事，是对人的想象力的测验。
2008年5月22日，到访北京的当代土耳其著名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小说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的解放史：设想我们自己处于别人的境地，运用想象力摆脱我们的身份，于是我们获得了自由。
”（《南方周末》2008年5月29日D25版）人类通过小说，通过文学的想象，来摆脱自我身份的束缚，达到自我解放的目的。
作为一名小说家，帕慕克这样高度评价小说艺术的意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段话讲的是广义的小说，我却觉得，它对志怪小说特别合适。
安德森说过，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
其实，鬼甚至人，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只不过，民族／国家是宏大无比的叙事，而鬼则是细碎无稽的闲谭。
　　美国学者萨义德说：“没有对立面和负面的属性是不能存在的：就像野蛮人之于希腊人，非洲人、东方人之于欧洲人等等。
反之亦然。
”（《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本页69）。
在人眼中，鬼的很多属性正是负面的，与人相对立的。
在这个意义上，鬼可以说是人的“他者”。
因为有了鬼这样一面镜子，人明确了自身的文化身份，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认同，还获得了人类没有的自由。
　　掉了半天书袋，无非是要表明，这本小书并非全无学理依据，并非没有点滴学术思考。
只是临到落笔之时，却不想被所谓“学术规范”缚住手脚。
希望文字平易一些，笔调轻松一点，每篇都不要太长，也不故弄玄虚。
冗长的注释，不管是脚注还是尾注，格杀勿论。
实在有必要交代出处的，就随文说明，希望有比较友好的阅读“界面”，至少不令人望而生畏。
曾经写过《士人谈鬼：于俗趣中求雅理——读南海霍氏珍藏本罗聘（鬼趣图〉题咏诗文》，长篇论文，有两万多字，注释亦繁，与本书诸篇不是“一丘之貉”，就割弃了。
　　说实话，我有点喜欢这个书名。
十几年来，这个有趣的书名一直盘踞在我的心头，诱导着我，鞭策着我。
现在，我总算可以放下了。
　　谢谢您把它拾起，将它打开。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鬼话连篇》是一组谈鬼的随笔。

中国人喜欢说鬼，也喜欢听说鬼，无论缙绅士大夫，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鲜有不道听途说，耳濡目染的。
茶余饭后，瓜棚李架，民间多的是滋生鬼故事的土壤。
怪怪奇奇，口耳相传，老百姓借此打发平淡的日子，添加人生的情趣，宣泄郁抑的心灵。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其中关于鬼的故事、闲谈不胜枚举，既有来自民间的传闻，源于异域的怪谈，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文人即景遣兴的杜撰，或者是深有寄托的创作。

本书以闲雅的笔调漫谈与鬼有关的民间传奇、文学典籍，为读者揭开一个鬼趣横生的世界。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者简介

程章灿，福建闽侯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1983），南京大学文学博士（1989）。
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宾州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香港浸会大学和台湾“中央大学”客座教授。
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南京历史文化、欧美汉学和中外文学文化交流。
出版有《旧时燕：一座城市的传奇》《纸上尘：历史的表里》等专著十余种。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鬼话连篇>>

书籍目录

鬼话连篇 (代序)
鬼的形相
鬼样子
鬼的习性
如鬼饮酒
鬼的生老病死
鬼的变化
元气十六两
鬼的名目
旧时天气旧时衣
岂曰无衣
耳径通幽
井井有鬼
鬼的社会
替代行为
寓言与历史
女鬼是出来迷人的
鬼使神差
鬼的时空观
鬼的陈述
鬼国
鬼官
鬼怕什么东西？

鬼怕人
鬼怕文字
人鬼与钱神
鬼的文化
鬼的语文
为仙鬼捉刀
鬼诗是怎样生成的？

鬼神附诗
庄子见鬼
画鬼容易吗？

鬼的周边
说“ 鬼木 ”
唐传奇中的“ 木鬼 ”
前世和后身
剑眉新解
活着的铜鼓
鬼节要来了
墨西哥的鬼节

章节摘录

再说鬼生的活人，也就是“鬼子”。
最早、最有名的“鬼子”，是晋代的卢志。
在《世说新语·方正》中，陆机曾经骂卢志为“鬼子”。
原来，卢志先世卢充相传曾与崔家的女鬼幽婚，并生下一子。
这是较早的关于鬼能生子的传闻，而且生的是大活人。
至于细节经过，《世说新语》没有交代，眼下也不便瞎猜。
稍微后出的《幽明录》就说得活灵活现。
胡馥之有个儿子，名叫胡灵产，相传就是已经作鬼的妻子李氏生的。
原来，胡馥之娶妻李氏，十几年未得一子，李氏不幸病卒，胡馥之哭得非常伤心。
李氏忽然坐起，交代丈夫道：“既然这样，我便先不朽烂，你也不要将我出殡。
天黑以后你来，我们仍然可以像生前一样生活。
”此后，李氏身体保持微暖，不久怀孕，十个月后，生下一个男孩，就是胡灵产。
所谓“灵产”，就是“鬼子”的意思。
后来的鬼故事对这一类情节也着实感兴趣，而且添枝加叶，编得更为好看。
比如，清陆长春《香饮楼宾谈》卷一有一段故事，说杭州清波门外有一位徐姓稳婆（即旧时的接生婆）。
一天，几个人模人样的鬼风风火火地找上门来，轻车快马，请她去给鬼产妇接生。
鬼妇顺产生下一个婴儿，众鬼千恩万谢，除付予纸钱外，又热情招待稳婆吃饭。
那稳婆当然不知道，面条其实是用蚯蚓做成的，肉则是癞蛤蟆身上取下的，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鬼类对传宗接代之事也充满了热情，对子女也富有亲爱之忱，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这也明显是人类的一种移情表现。
唐宋以迄明清，历代都有鬼妇以纸钱买糕饼，或向人乞讨食物，喂养嗷嗷待哺的鬼子的故事。
在谈鬼者的意识里，大概认为爱子之心，人皆有之，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使鬼父鬼母也不能例外吧。
令人惊讶的是，故事中的这些鬼子，后来往往又回到了他们在人间的亲属身边，长大以后，也并未表现出什么与人类迥异之处。
换句话说，鬼能生育，但生下的是人，不是鬼。
《说郛》中录有一段鬼太保的故事，说有一小妾身怀六甲，未及临产就死了。
后来开棺改葬，小妾早已化成一堆白骨，却见棺里坐着一个婴儿，正在怡然自得地吃饼，养得白白胖胖的。
鬼妾不仅生了孩子，而且哺养得很好。
这孩子被主人抱回家，养大成人，也没有什么异常，相识的人都称他为“鬼太保”。
鬼既然已经“死”过一次，也就应该无所畏惧，不存在所谓死的问题了。
但实际上，在中国鬼文化传统中，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并不这么简单，否则，天长地久，鬼的生活不但让人觉得索然无味，鬼自己恐怕也要感到厌烦了。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五中说，如果人死了马上轮回转世，这世界上就根本见不到鬼了。
另一方面，如果鬼不会死亡，没有轮回，那么，古往今来，几千年下来积累的鬼，早已多得地球都容纳不下了。
所以，鬼的死亡，或者轮回，是需要一定时间间隔的。
《管锥编》第二册页675指出：“鬼亦能死，唐前早有俗传。
”《太平广记》卷二九七《睦仁蒨》（出《冥报录》）记，仁蒨问一个“姓成名景”的鬼：“鬼有死乎？
”成景答道：“有。
”又问：“死人何道？
”日：“不知道。
就像人只知生，而不知死。

”鬼不仅有死，死之后也有墓地，在鸦鸣国。
《太平广记》卷三八四《许琛》（出《河东记》下）记，许琛到了鬼域鸦鸣国，问黄衫鬼使：“鸦鸣国有那么大一片空地，留着干什么用？
”答日：“人死了变成鬼，鬼还会死，如果没有这块地，怎么安葬他们？
”相关的论述，还可以参看《管锥编》第二册页776。
　　唐代有一种民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蹔’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疟疠也”。
“蹔”是鬼名，却可以“息疟疠”，以恶制恶，有些朴素辩证法的意味。
这种民俗的来源，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中解释过：“余读《汉旧仪》说傩逐疫鬼，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
‘蹔’为合‘沧耳’也。
”且不说民俗沿革，只讲字形离合，“沧耳”与“蹔”似乎还有一定距离。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